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續兒女英雄傳 第四十四回 寫回書指示門生 談往事憶及杰士

話說安老爺因接了安公子家信，不得主意，因此來見烏大人。那烏克齋正因為接了門生一封密信，要他指示方略，一時難以回答。這個當兒，偏偏老師光降，克齋不勝之喜，忙請老師進來。施禮已畢，讓老師上坐，一旁陪坐長談。那其間是安老爺先開口道：「驢兒前日有信來，述及山東近來盜風日熾，非旦夕能除。聽衛方伯與幕友之言，擬上折奏聞請旨，分別辦理，學臣恐難兼顧。我今日特地來與老賢弟商議，究竟這樣奏章上得否？乞老賢弟斟酌賜示。」克齋道：「老師明見！龍媒非喜事之人，苟非萬不得已，焉肯捨易而取難？此皆由他一片忠心為國，足見老師平日庭訓，移孝作忠，不辭勞苦。果能照此一奏，整頓一番，則山東之盜風白息，龍媒之忠悃必傳。據門生看來，不過兩三年內，山東必大有一番起色也。門生擬即付回書，令其速奏。至蘇中丞，素來膽小，非任封疆之人。大約奏入，聖上必有以處之，無煩老師過慮也。」安老爺聽了這話，與自己之見相同，點頭應允。辭別回家，忙寫了回信，信中云：「烏老師以為可奏，盜風既如此猖獗，焉有不辦之理？奏折須說得婉轉，要替撫臣預留地步。」將信寫好，隨即寄去。那時安太太也看了公子的信，一半懂得，一半不十分明白。

細問安老爺，才知道是要整頓風俗，除暴安良，但是盜賊嘯聚山林，人數不少，非用兵不可。幸虧鄧九公薦得有四個人，都有本領，大概去拿強盜也不致費力。想山東有名的強盜，鄧家翁婿必知。太太想到這裡，忽然想起媳婦來了，那何家媳婦曾在山東道上做過俠客勾當，大約那盜蹤所在，他必有所聞知，何不先問問她？太太正欲去叫媳婦，這個時候，恰好兩個媳婦剛剛走來。安太太遂叫他：「二人且坐在一旁，我有話正要問你。」玉鳳、金鳳二人忙道：「婆婆有何事要問？」安太太道：「你們可知道如今山東強盜都各霸一方，搶掠財物，不怕王法？玉哥有信來，說是要奏明主子，大大的剿辦嚴治一番。玉鳳媳婦，你不是熟悉山東路上情形，那有名的大盜，料來也知道些風聲，將來拿起來，費手不費手？我所以要問問你。」何小姐聞言道：「從前媳婦雖說在山東創出一個門面，綠林中也知道我這個人，不過在青雲山遠近二百里之內。如海口與兗、沂那些崇山峻嶺，身既未曾親到，縱有甚麼出色強人，媳婦也不知曉。據媳婦想起來，止消寫封信去問鄧九師傅與海馬週三等那些人，如今是收手不做強盜的了，然而綠林中人，他們總曉得些根底。問了他們，萬一這裡面或有勸化改邪歸正的人，就可以勸化；若一定要動武，那褚、陸、馮、趙四人也夠用的了。倘人不敷，何妨叫出海馬週三等來，聽候差遣，辦清了盜賊，還可以提拔他們一個小小前程。看來此事一舉有三樣方便。婆婆看媳婦這拙見可用不可用？回來請婆婆與公公商議，再寫信給玉郎，何如？」安太太聞言，連連稱是，果然說得不錯。

一時等安老爺進來，太太就把何小姐這些話照樣說給安老爺聽。老爺聽了，說：「此話何不早說？要早說一日，我信中早將這話寄去；如今信已發了，只好隨後再寄信罷。」這個當兒再無有這麼湊巧的了。是甚麼湊巧？原來是烏大人寫下回信，差人送來請安老爺加封寄與安公子。安老爺接了這信，忙又寫了一封家信，就將何小姐所出主意，叫公子寄信，差褚、陸四人內著一人去鄧家莊，面交鄧翁，打探海馬週三與郝金剛等現在何處，作何營生，要細問他們那山東現在曹、兗、沂三府山林中人可有甚麼熟人，可有甚麼厲害腳色，一一探明，等到訪拿用武，好預先防備。此信寫好，連烏大人的回信一並密密的封固，交提塘速寄。這裡寄信按下不表。

再說安公子寫信去後，每日與顧朗山商議出奏的折稿，賓主二人都是一樣見識，說務須等候烏老師信到，方才擬稿。等了半月，那天接了安老爺回信，拆開細看，方知老人家已經去見過了烏老師。那出奏一層，老師亦以為然，但無回信，只好一面擬奏折，再候信息。顧朗山擬定一稿，言語簡括明白，又不得罪中丞。安公子看過，十分佩服，袖了折稿，拜會衛方伯，將奏稿送與方伯看視，求他斟酌改削。那方伯看完，贊不絕口，連稱此至當不易之論，懸之國門，亦無人能易一字，就照此謄寫出奏。安公子答應了「是」，回署忙請人寫好，細看一遍。

正要拜發，那安老爺二封家信已到，且有烏老師回信在內。拆開一看，無限歡喜。又有鄧家莊探訪諸人一節，登時提醒了他，忙即拜發折子，差官進京奏本。蘇撫台止道他奏的不過是考試之事，萬不料這奏是要整頓盜風。發折後，安公子才將烏老師回信與顧師爺看，又與衛方伯一看，隨即自己寫下一封書信，懇懇切切、清清楚楚的有原有尾托鄧老翁探明海馬週三等，兼問他綠林中大概情形。封好了信，外又捎帶幾樣食物，專煩那褚一官辛苦一趟。褚一官接信，捎帶了行李東西，與馬夫二人跨了快馬，往鄧家莊而來。

不言褚一官回家。再表上次書中所說的改邪歸正那幾位綠林英雄：為頭是黑金剛郝武，其次海馬週三周得勝、截江獺李茂、避水蚊韓七、金大鼻子金大刀、竇小眼兒竇有光、一簍油謝標、草上飛呂茂材、叫五更董方亮，共是九人，因為一言感悟，都棄了綠林，洗手不乾。鄧九公又把莊外餘地數十畝，送與他們自己造房居住。還有青雲山前後左右與青雲堡一帶空地，因地僻人少，無人開墾，有了他們這些人，大家出資，將這地全行買下，開墾出來，種起糧食。也不計他多少畝數，但合算一年收的糧食，足夠百餘人吃。所謂天下無難事，止要有心人。

妙在他們這九人義氣相投，勝於骨肉，互相照應，毫無私心。

不惟男子如此，就是那女眷，也合意同心，做起人家。春種秋收，真是老農的本色。有時大家閒暇，列坐在樹蔭之下，談些家常；聚飲於茅屋之中，嘗些村酒，就不盡的快活。那九人中，惟金剛郝武有老母在堂，有一妻一妾，生下兩男一女。長子名應熊，次子名應蛟。長子年方十九，次子年紀十六。女子名菱姑，年方十七歲，是妾所生。週三之妻單生一子，名良佐。一簍油謝標一妻二妾，獨生一女，無子。女子年方十六歲，名瓊花，武藝精通，人材出眾，謝標愛如珍寶。那郝菱姑也有膂力，能舞槍弄劍，卻不如謝瓊花。其餘如韓、金、李、董、竇、呂六人，半有家眷，半無妻子，無關緊要。如郝、謝兩個女子，是將來擒盜得力之人，郝、週三個小將，也有一番用處，所以特地表出他男女五個。看官須要牢記。

閒言少敘，言歸正傳。再說褚一官奉了安公子差遣，給鄧九翁下書。他焉敢怠慢，忙收拾好行李，叫了一名馬夫，選擇兩匹快馬，登時起身。馬上加鞭，走了兩天半，已到鄧家莊。

直入莊內，方才下馬，忙進內房，見丈人、妻子，取出安公子的書信，呈與老翁。老翁忙拆開細看，信內寫得明白淺顯，並無深奧文法。老翁看了，竟全然懂得，對一官道：「姑爺，你辛苦了！且去歇息歇息。這件事不是忙的，等個三天兩日，能夠打聽出個消息。你先別著急，先到屋子裡看看你孩子。渴了，你就喝茶，餓了，快叫他們給你弄吃的，別教肚子受委屈。聽見我這話了麼？」一官笑嘻嘻的答應道：「聽見了！你老人家不要操心。」果然回到臥房。

他妻子直個親自張羅起丈夫來了，叫人打水，催著他洗臉，吩咐廚房殺雞蒸饅頭，炒肉打酒，替丈夫接風洗塵。連那孩子，也牽衣不放，問短問長。所謂天性相關，不期然而然也。那其間，褚大娘子問道：「到底衙門內有些甚麼要緊事？如今是為了何事寫信給老爺子？你總該知道，你說給咱們聽聽。」褚一官道：「這話一時說不清，要從頭講起。是為山東如今盜風日盛，地方官不敢辦，姑息一日是一日。少大爺是要想大大的整頓一番，又因學台還要考試，怕顧不過來，所以商量要奏與萬歲爺知道，另放一個考試文章的學院，少大爺專做他的觀風整俗使的欵差。如果主子准了他的本章，那時他就到處放告，密察私訪，要除暴安良。但恐那強盜中有本事非常者，不得不先預防，所以寫信給老爺子，要請他老人家問問郝金剛、海馬週三那些人，可曉得如今山東那些響馬是誰最厲害，誰可以勸化。

郝、周他們久在綠林，必有耳風。倘然碰見強人一定用武，我們四個也防著勝不了，請他們做做幫手。這些主意，卻是那顧師爺出的。真要弄到打戰調兵，止怕要謀個保舉，巴結個小小功名，也還有望。」褚大娘子聽丈夫說的這一番話，笑嘻嘻的答應道：「原來是這麼一件事。據我看起來，主子一定准的。」

八府巡按原是要像包老爺、施大人那麼烈烈轟轟的做一場，才顯得出是個忠臣；若光曉得收門生，要贊兒，坐在大堂上威風凜凜，誰敢不遵，一旦碰見鬧出事來，或兵變頃刻，或盜發目前，早已嚇得面無人色，告病回鄉，不俟駕行矣。像這樣學院，我嘗聽人說叫做中看不中用。少大爺斷不如此。就是他的兩位老人家可膽小，保不住要攔阻他整頓除盜的一團高興。」一官道：「二叔早有信來的了。信上說辦是正經，連他那老師也說出奏是應該的。你想大家意見相同，這一團高興是決不會掃的了。但不知那強盜共有多少，在何處嘯聚？他若肯聞風遠遁，那最好的了；否則改邪歸正，早早投誠，也有生路。若倚仗有些本領，竟敢抗拒，那種人就死不足惜。」他夫婦二人談了半天，然後去看望老翁。不多時天晚，吃過夜飯，大家歸寢。

次日一早，鄧老翁起來梳洗畢。用過茶點，叫了褚一官一同出了莊門，往莊外去訪周、郝二人。相隔不過一里半遠，翁婿二人信步偕行，不覺已到郝金剛門首。那郝武住房是茅屋十數間，小小一個院落，也栽些花草，種些修竹。那郝家親丁八口，自耕自織，倒也溫飽。那些朋友閒時也走來問問長短，談些家常。這一天，剛起來灑掃地皮，吃過了早飯，父子三人正在草堂靜坐。忽聽見叩門之聲，那郝應熊忙出外開門，一看原來是鄧家翁婿，忙讓他二人進內。郝武聽聲音，知是鄧翁，忙出來迎接，又招呼了褚一官，讓進草堂歸座。郝家二子忙去倒茶。這裡郝武先開口問道：「今天你老人家為何如此高興？一早就出來串門子來了？」鄧老翁道：「不是串門子，倒有正經話要尋你們諸位老弟兄商議商議，還要打聽些好朋友的出入去向。」郝金剛聽了這話，一時蒙住，發起愣來，問道：「九太爺，此話怎講？我倒不明白了。」鄧老翁道：「你聽我告訴你。如今山東放了來的這個學院，就是從前你們見過那位安老爺他的公子，是我的盟姪。他奉命來山東，不單是做學院，還帶上要觀風整俗，辦辦地方上正事。他衙門中請了個師爺姓顧，這個人甚麼都知道。他說山東現在曹、沂、兗三府山林中有許多綠林好漢，嘯聚在各處，地方官奈何他們不得，因此盜風日盛。他出了個主意，要那安公子到處訪察，大大的整頓一番。綠林中如有人肯棄邪歸正，就勸他出來，將來保舉他，要是勸了不聽，甘心作賊，那就要用武去擒拿他們了。他又怕那些朋友不知道他的行為，所以寫信給我，叫我問問你們這幾位老弟兄，可知道這山林中的朋友，與他們相熟不相熟？若有相熟的，煩你們去勸化一番，離了那地方，省得將來玉石不分，跟著受累。還有那些人，到底誰有本領？也要你們老弟兄打聽打聽，通個信息，好預先防備。這件事可真是為國為民，不是憑空生事。你們老弟兄諒來也肯替他個主意，暗中幫幫忙。你瞧好不好？我一客不煩二主，就請你去把他們那幾位都約來，同他們商量商量，該怎樣辦法，大家斟酌議妥了，好回復他信。」

那郝武聽了鄧翁這番話，忙答應道：「原來安青天老爺的少爺也做了學台了，難得他肯辦這件大事，替皇上家出力，為百姓作主，除盜安良，這還有甚麼說的！但是山東現在的大盜倒有幾家，好漢也有數人，有一二人從前我們也認識，而今多年不通音訊，不知底細。大概說罷，要勸化他們，也得先辦一兩件案，顯出些威風，使他們聞風畏懼，才好下說詞。至於曹州、兗州地面上的巢穴，也不止一處，這總得慢慢的訪問，才知底裡。如今且把他們弟兄們邀來，大家說說，誰有熟人，誰知某處，一問就明白了。」說罷，當叫他長子道：「熊兒，你快去把周、李、金、謝等八位叔叔立刻請來，說我有話，立等面議。」熊兒答應去了。郝武道：「這件事也得細談，你老人家翁婿二人就在此擾我個便飯罷。」遂吩咐老婆、小兒裡面端整酒飯，留鄧家翁婿吃早飯。家常便酌，容易安排。不多時酒菜齊備，擺起杯筷，郝家父子、鄧家翁婿四人入座飲酒吃菜，雖無佳饌，卻也有雞魚蔬菜。

正要吃完這個時候，恰好週三等八人已到，外添週三之子良佐同來。因為應熊說的話十分鬧熱，良佐聽了，一半明白，一半不大懂得，所以跟了來，要聽個清楚。鄧、郝二人見週三等進來，起身讓座，說道：「諸位請坐，等我們把飯吃完再說話罷。」諸人齊應道：「儘管用飯，我等靜候。」一會功夫，大家吃完了飯，收去碗筷。應蛟忙泡了茶上來，讓大家喝茶。

週三等九公開口，先問道：「熊兒來說，九太爺接有安大人信來，要辦山東盜匪，要打聽他們出入所在與人數多寡。論綠林中人，從前我們深知他們的細底，自從棄了山林，自耕自種，一向不出去，久已不知他們所在了。不過據傳聞，人言目下山東如曹州府青雲山有一個大王，姓張名萬寶，手下有數百嘍囉，往往下山搶掠客商；見附近居民，須要日月納貢，送與他糧米牛羊，他就不來騷擾，不然他就要放火殺人，雞犬不留。這人綽號神彈子，人稱他為七大王。他與泰安府羊角嶺的青蓮寺和尚最好。那和尚是能仁寺虎面行者的師父，名叫鐵頭陀，法號覺海，一身武藝，還會邪術。他二人時常聚會，總在曹州左近與泰安府治下二三百里之內搶掠，又有徒弟在外打聽做眼。如今那一方的良民，都搬往別處去住，躲避他們。遇著搶案出來，地方官明知是他們所為，也無可如何。這是一個最難辦的強盜。還有兗州的白象嶺神臂太歲伍良霄、沂州天目山飛叉大王宋萬超，也是有名的大盜。其餘可全然不聞其名，更不知細底了。如今安大人既要整頓，莫如先往曹州闖邊放告訪察，出其不意，先拿了那張萬寶，然後再往泰安，拿那鐵頭陀，將他二人重重嚴辦，風聲傳聞，群盜自然斂跡。那時再出告示，准其自新投誠免罪。有來投效者，收入標下，再查海口，命他們做眼，好拿海中水賊。似此辦法，不上兩三年，盜風自息矣。鄧九太爺以此言為何如？」